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2 1968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

成州刺史蓋延文簡名臣三

三勳書

魏時色目人其部自謂為一郡地宜城縣  
人魏初亦州刺史其部人。則部尚書

鎮鎡以山東有餉奉政參贊軍務與高魏同出

協守濟南以須後長無兵圍城環攻不下公督

果悉力持禦陸公在魏後州諸將擢兵部

出言時難兵攻取以公其盛傳晉戰大敗之



通紀直解卷之四

成祖朝盡建文節名臣二

三尚書

鐵鉉。色目人。兵部尚書。○陳迪。宣城縣人。禮部尚書。○暴昭。潞州人。刑部尚書。

鐵鉉以山東督餉叅政叅贊軍務。與高魏同盟。協守濟南。以須後援。燕兵圍城。環攻不下。公督眾悉力捍禦。陞公左轄。復德州諸群縣。擢兵部尚書。靖難兵攻東昌。公與盛庸督戰。大敗之。斬

鐵鉉色目人

立如許謀畫諸





葛武侯  
不是過

其大將張玉緣是。燕王憾公不置。及踐祚。公被縛入見。正言不屈。反背立。令其面顧不肯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不絕口。

祖嘯  
尚書

先是李景隆南奔。魏及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潰。時方端午。魏及鉉酌酒同誓。協力固守。濟南以須後援。相與慷慨涕泣。以死目誓。遂濟南募兵。并收集潰亡士卒以守。時燕王聞李景隆南走。令諸將乘勝追之。倍道而進。是月庚辰。詔旦至濟南。時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于是圍城環攻甚急。鉉督衆悉力捍禦。燕兵不能下。陞鉉山東布政使。北兵圍濟南三月餘。百計攻之。

光深  
鉉恨

城中隨機應變。敵莫能入。北兵壅水以灌其城。鉉乃設令軍民出降。燕王大喜。止灌之。令鉉陰伏勇士開門候。燕王入。用板下之。幾中計。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其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大敗。燕計無所出。姚

廣孝謂王曰。師老矣。于是撤回還北平。鉉遂

與盛庸等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陞公兵部尚書。聞燕兵將至。推牛宴犒將士。誓師勵

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藥弩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此易與耳。自恃屢勝。見盛庸

旗纜往。即鼓譟而前。盡爲火器所傷。俄平安

兵至。與庸軍合。于是庸麾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玉于陣。騎兵往往棄甲降者。庸軍圍

燕王數重。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于是西南抽兵漸薄。王躍馬突出得免。庸

燕王被  
圍幾斃  
鉉手



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遂奔。肅追之後，擊殺者無筭。成祖正位，縛公入見，背立不回，顧罵不任口。令去耳鼻，碎分其體。

父子知有節義不知有痛楚

陳迪縛至陛前，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同日就戮。臨刑罵不絕口，命割鳳山鼻舌熬熟，畀迪食之。迪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而死。

迪宣城人。禮部尚書。成祖命使擒至，父子痛罵不屈，俱加極刑死。

三尚書節烈真

暴昭初以左都御史採訪北平，具得燕藩事情，密封以聞。燕王深憾之，昭開設平燕布政使

鐵漢

司，親掌其事，運糧餉，修戰具，贊畫居多。成祖

即位，被執，抗罵不屈。上大怒，先去齒，次斷手

足，罵聲不絕，斷頭乃死。

昭潞州人。刑部尚書。初，公以左都御史採訪北平。燕王假病，實暗募壯士，練精兵，密封以聞，請預為之備。上甚恨之。至是不屈，罵不絕口，加極刑死。

盧原質

字希魯，寧海人。母係方孝孺姑。公與孝孺為兄弟。戊辰進士第三人。

公以翰林編修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建白。



靖難後召見。挺立唾罵。不屈被戮。并族其家子。第二十一餘人。

公建白防禦燕王疏。凡數十。成祖得其疏。欲重用之。召之至。又慢罵斥叱。上大怒。戮之。并族一門子弟。

黃觀

字瀾伯。貴池人。洪武庚午年鄉會。廷試皆第一。從母姓黃。官翰林。歷官禮部侍郎。建文改侍中。次尚書。與方齊黃並見親用。籌畫有方。四年。公奉詔徵兵上游。聞京城已定。痛哭曰。大事去矣。赴溪而死。

自生子  
死無一  
毫規避

公奉詔徵兵。并督諸郡入授。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曰。大事去矣。不可復為矣。吾妻翁氏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自京。言或傳許尚寶赴上游起兵矣。因執其妻并二女配家奴。不從而死。公兵至。報者曰。新皇帝即位三日矣。遂投羅剎溪。舟人救之不得。

公兵至李陽河。問者報曰。上已出奔。新皇帝即位已三日矣。公復大哭。朝服東向再拜。自



投羅川溪湍流之中舟人急鉤之僅得蛛絲  
棕帽後追補者持之以獻詔籍其家逮及姻  
黨流配之

### 景清

公陝西真寧人。倜儻尚大節。洪武癸酉鄉薦  
游國學。同舍生有秘書。借閱弗與。固請。期明  
旦即還。生不得已假之。明旦來索。清曰。未常  
假也。生忿。訟之。祭酒。清即持所假書見曰。此  
清燈窓業耳。誦終誦終卷。及問生。無以對。祭  
酒以書歸清。清出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  
太甚。相戲耳。時  
諸生傳以爲笑。

景清以進士廷試第二授編修改監察御史署

景公懷  
豫讓之  
患者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即位。

方季孺練子寧等同日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  
疑之一日清衣緋入朝。是日舉朝無緋衣者。命  
收之。搜得所帶劔。因加詰責。清不屈死之。死之  
夕。精英迭見。久乃滅。

文皇命  
以鉄帚  
刷其肉  
肉盡罵  
死

初欽天監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人固疑  
清。至是見文皇自有天命。而清亦天宿儲  
精。所以遂能動天也。清初赴鄉舉。過淳化。主  
人有女。爲妖所憑。清寓其家。是夜妖不來。清  
去。妖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旦日女告  
其父。清已去。其父追及。語之故。清乃書景清



在此四字。括于  
戶。妖自是遂絕。

### 戴德葵

公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  
授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建文朝。改左拾遺。直聲振于朝。改監察御史。靖

難兵起。與方孝孺黃子澄畫兵事。文皇卽位

不屈死。

德葵指斥文皇。拒使者。使者擒至。  
面雷罵。文皇大怒。遂牽出誅之。

### 仁宗昭皇帝

帝諱高熾。

成祖第一子。初封為燕世子。永

樂二年。立為皇太子。時居東宮。日與楊士奇  
講論經書。專意文字。手不釋卷。  
出入起居。誠敬。孺謹。廟號仁宗。

上為皇太子。監國。幾為讒慝所構。頗  
文考仁

明脫險。卽夷梓宮。在殯。服不易素。元旦設樂不

作。庶幾踵達孝之芳躅矣。大行仙訃三日。卽首

釋原吉於獄。慰勞之。咨以國事。君臣相與。婉言

泰交。而從善轉圜。改過不吝。

永樂二十年。阿魯台寇興和。文皇親征。

仁宗時為太子監國。早朝罷。不寢。義楊上奇

生為直  
臣死為  
直鬼



論曰。監國云云。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義等曰。今已脫險。即夷。皆陛下誠孝所致。蓋上為皇太子內侍黃儼等。數造詭言。共譖于上也。文考崩。呂震請踰二十七日。宜釋衰服。烏紗冠。素服黑帶。臨朝。上曰。梓宮在殯。豈忍遽易。正月朔。呂震請上受賀作樂。楊士奇。楊榮。王淮。金幼孜。等諫。諍不可。上遂命禮部設樂不作。庶幾效武王周公達孝之風。第三日。首釋夏原吉于獄。即令出視。咨以時政。上批疏。君臣之間。不啻父子骨肉。魚水未足以喻之。漢書云。從善如轉圜。尚書改過不吝。

誘盡言則圖書有錫。獎忠告則鈔幣有賚。公取士則南北兼收。求實才則嚴保舉之法。重耳目

班訂紀  
三仕之  
君不能  
過也

則任老成之才。防奸萌則令執例覆奏。察吏治則書監司姓名。敬天變則頌祥異之賦。重屯種則禁妨農之差。感風寒則憫將士之苦。念舊勞則命歲時致祭。決重獄則恐刑及無辜。贊軍謀則取方面參幄。而免貴燮。免貴煊。苟罹于法。雖親不宥。

上賜蹇義。楊榮。楊士奇。金幼孜。銀圖書各一。仍諭曰。卿等須協心贊輔。有言須用。此印密奏。又諭曰。昨朝會如從震所請。今悔何及。幸賴卿等同心。免此悔。自今宜直言。毋以不從。



爲慮。遂各賜鈔幣。○上諭禮部曰。私舉之士。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自今取士。南人六分。北取四分。○上諭內外文臣曰。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多有徇私。滅公。自今必嚴保舉連坐之法。庶乎得實才。○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執例覆奏。令中官傳旨。並宜執例覆奏。庶杜奸萌。○察吏治。上諭蹇義曰。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不能盡知。爾等具姓名履歷于西序。俾得看覽。而黜陟焉。○敬天。上得天元玉曆。曰。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輔臣亦宜知之。○重屯種。上諭夏原吉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自今屯田軍士。不許擅差。致妨農務。○感風寒。

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顧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猶凜凜守邊將士。又何如。遂勅使賜鈔幣。○念舊勞。贈故宮僚郅齊。徐善述。並太子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致祭焉。○恐刑及無辜。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至重。卿等理刑。勿使無辜。舍寬地下。○贊軍謀。上以武臣疎于文墨。乃選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免安遠王貴燮。巴東王貴瑄。爲庶人。以前嘗誣告其父。謀不軌。故除其封爵也。

他如建弘文之閣。黜誹謗之刑。赦建文之黨。禁自宮之徒。罷給馬之請。嚴歲貢之考試。杜監生

三代之  
君政治



之僥倖。斥周訥之獻諛。容弋謙之沽名。獎權謹之盡孝。褒劉儁之捐軀。釋仲威之往咎。封克忠之忠勤。善政班班史冊。

建弘文者。建弘文閣于思善堂。作文章。命楊溥掌骨。黜誹謗。上諭三法司者。往者法司尚羅織為功。能有片言涉國事。輒論誹謗。○赦建文黨。卸札付禮部曰。建文中好臣其正犯已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院衣局及功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禁自宮。割勢也。諭刑書金純曰。自宮以求用者。惟置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罪給馬。兵書李慶請給朝覲官各乘馬一匹。其孳息償官。楊士奇曰。我朝廷任官而使

養馬責課與民同。非貴人賤畜意。上命罷之。○嚴歲貢。上曰。守令匪人。繇學校失教。歲貢中有不通道理者。豈可授之以官。自今當嚴選用。○杜僥倖。時監生願就六科辦事。上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當圖所以無忝于位者。勿徒懷僥倖之心。○斥獻諛。太常少卿周訥。文廟時常請封禪。不許。至是起復來朝。上曰。諛佞之人。不可以玷朝班。黜交趾知府。○容沽名。御史劾謙賣直沽名。帝令免朝參。自是言者遂少。上曰。朕一時不能容弋謙。臣下皆以為言諱。因令謙朝參如初。諭群臣直言。○獎盡孝。光祿署丞權謹居家事。母至孝。上開之曰。能孝者必忠。命超陞文華太學士。○褒劉儁。上謂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不屈而死。朕思婦人盡節尚旌。况大臣捐軀。可無褒恤。其贈俊為太子少傅。



謫節愍。○釋仲成。初。上捕治前御史舒仲成。士奇奏曰。向來得罪者。陛下即位皆有之。今追治仲成。詔書不信。上隨命罷之。○封克忠。吳克忠。韃靼人。同父克誠。永樂中。率衆歸附。忠勤于國。部將脇其叛。亦不叛。加襲封恭順忠。獎其一心向中國。以昭帝美政。節節可以光耀。史冊中。

賦半之  
令民受  
惠無窮  
矣

爲全美  
之政

而賦棗減半。夏稅減半。秋糧減半。一切征徭樽節。一切官買物料停罷。濟民窮如救焚。拯溺民有災傷。有司不蚤奏賑恤者。處以重罪。草澤水利與民共之。無非仁政也。雖時勉汝敬之獄。出於非辜。而以帝之懇惓求言。終不可以一青掩其大德。夫何享祚未期。帝星告殞。帝亦自知天命之已定矣。

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折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上卽命減其半。○減稅糧。詔免山東等州縣夏稅秋糧之半。○征徭樽節。上諭戶部尚書曰。比來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于征徭與。自今一切征徭。務須樽節。○濟民窮。上聞南來者云。淮徐山東民多乏食。上召士奇。草詔免稅。士奇曰。此事亦可令戶工二部與聞。始徐之。上曰。濟民窮云云。



○奏災傷。上諭夏原吉曰。自今原災之處。令有司蚤奏賑。有稽遲者處重罪。○水利。上常遣人視海邊至西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奸者。并旁近之草。灌田之水。皆不得取。至是悉罷之。○時勉非辜。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論時政違節。俱下獄。此處。而大德自著。雖帝踐祚不及一年。而御座星墜。帝之命數。應于天矣。時奇等皆以不知對。而帝自知矣。

### 宣宗章皇帝

御諱瞻基。仁宗第一子也。永樂九年立為皇太孫。仁宗即位為皇太子。仁宗崩即位。按玉牒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初政便能剛能柔蓋沉潛而濟以高明者

帝嗣承大業。未幾而有高煦之謀。苟稍涉猶豫。不挾親征。天下事未可知矣。幸而楊夏首勸宸斷。奮決機。不崇朝而兵不血刃。克清大慙。宗社無恙。然後與二三元老更相警飭。兩無猜嫌。其期始終。而萬幾稍暇。不廢書冊。謹守祖訓。祇奉成規。事有疑碍。奏請者。必命考舊典。未常作聰明亂舊章。

帝踐祚初。漢王高煦反。遣親信人枚青入京。約張輔為內應。輔繫之以聞。但事起倉卒。人



心洵洵而煦又素號勇悍諸將所畏倘帝  
一遲疑事未可料矣幸楊榮夏原吉力勸  
上振作親征如迅雷不及掩耳以清元惡宗  
社得去上召輔臣諭曰古者君臣同心同  
德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疑又曰爾等祇事  
皇祖皇考二十餘年始終一致今侍朕尚期  
永永無斁朕在宮中萬幾稍有空時雖寒暑  
不廢書冊又曰太祖祖訓一編子孫但能  
謹守豈有過舉凡大事敬依祖宗成案有疑  
碍煩臣下奏請者必稽考太祖舊典有無  
若何調停處置不得率私意也且曰世之作  
聰明亂舊章者輒致敗亡前者齊泰黃子澄  
之事可鑒也

勵精堂皇恐墜厥緒問戶口數而鏡歷代之盛

神往古  
賢王可  
請不忝  
祖宗有  
惠臣民

衰登萬壽山而監元都之興滅夢卜思殷宗恭  
儉做漢文每食每衣念及民瘼施惠先行乞之  
微春和下寬恤之令而賑濟民艱不待覆勘灾  
傷免稅糧官田減租額織造減半征

上振勵精神于殿陛恐祖宗所創自我而有  
夫嘗曰戶口之盛本于休養生息衰必有土  
木兵戈漢武隋煬皆足為後世大戒上一  
日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命儒臣同覽畿內山  
川形勢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信任儒術愛  
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順帝荒淫怠政天下  
為我祖宗所有上嘗曰商高宗渴想賢輔而  
傳說築傅巖一旦得于夢寐誠奇逢也漢文



服御。幃帳無文綉。史稱其恭儉。朕欲倣之。每食思下民之飢。每衣思下民之寒。未常一日忘民困苦。諭順天府尹。京師頗有殘疾無依。倚者行乞于市。命入養濟院。諭部院。今春氣已和。農事可興。特頒寬恤之令。其速行之。時有山東青州府民艱食。戶部請糧賑濟。數請覆勘。後給。上曰。民饑無食。若待覆勘。豈不饑死。諭士奇曰。吾欲下寬恤之令。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士奇對曰。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當與除減。自是工部奏蘇杭織造者。上曰。百姓艱難。可減半造。

苟妨吾民。不以灌城狗親藩。苟利吾民。無以園蔬費百姓。而又揭邠風于殿壁。躬執耒於二推。

因日食以圖修省。辟左道以正人心。不增監司以遵定制。免賀騶虞以副禎應。不勤遠略以飭邊防。不尚虛文以求忠鯁。以當顯庸。

上以書與寧王權曰。灌城之田。鄉民所賴。以足衣食。撥田之論。不能曲從。上諭部臣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于民若此。可三分減二。大禹惡衣菲食。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上得元所繪邠風圖。以示諸臣曰。豳詩周公所陳王業之自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朕欲揭于便殿之壁。便朝夕儆勵。○上謁獻陵還。道見耕者。因取其耒三推。嘆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胡濙請賀。上曰。朕惟圖



修省以答天意。勿賀。○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以祝聖壽者。上斥之。因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高宗周文王。其時豈有僧道。此輩欲倡左道以惑人心而已。○不增監司。胡槩奏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稅糧。上曰。稅糧征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員。豈得復設。○不親奄宦。上諭六科曰。爾官近侍。凡朕一言一令。命內使傳出者。爾當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者。○襄城伯李隆獻駙虞二。胡濙請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惟與卿共勉。若駙虞其免賀。○不勤遠畧。上曰。古者馭夷來不拒。去不追。况虜多詐。未可輕忽。惟當整飭部伍。謹慎邊防耳。○有忠鯁之士。朕當顯榮之。若

袁鉞縣  
陟撫安  
懷來俱  
三代以  
上作為

貪濁黜而憲臺清矣。三法行而才俊效矣。重學較。選師儒而教養預矣。歌招隱操猗蘭而苟求切矣。廉顧佐貪劉觀。而黜陟嚴矣。程別殿最而守令奮矣。敦用平恕而含冤洗矣。優禮蹇楊而大臣敬矣。保全趙王而宗盟篤矣。監司坐贓遇赦不貸而廉恥勵矣。調軍守衛隨地遠近而人情便矣。廣置武學而奇異別矣。容居阮世寧而遠人服矣。從請舉廢祀而先賢崇矣。命官察工



匠分豁戶丁之半而怨咨釋矣。車駕巡邊閱武者四。芟外夷如摧枯拉朽而威嚴著矣。

都院顧佐邵玘盡黜貪汚憲臺爲之一清。○三法謂超遷久任不拘至品。○上問楊溥曰。何術可盡得人。對曰。嚴薦舉。清考課。上曰。此非探本之論。今當重學較。選師儒以責成之。○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荷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大臣以示旁求之意。○黜陟嚴。上問今日貪者孰甚。楊榮對曰。莫甚劉觀。又問今日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功有威。可任。遂陞佐右都御史。發觀戍遼東。○上諭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吏部未聞程別何也。因降勅申諭。○飭法司。上謂法司曰。

四君者  
二違尊  
崇禮以  
倫顧問  
得敬大  
臣之禮

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與不枉民命。爾等當體此心。務存平恕。○大臣敬。上謂羣臣曰。今蹇義。士奇。原吉。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令兼有司務。非所以禮之也。于是賜勅諭義等。輟所務。惟以備顧問。○保全趙王。上諭士奇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思保全。帝曰。然。○廉恥勵。時參議王和等坐贓罪。遇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勵恥。此輩貪汚。法豈容貸。○人情便。上諭李度曰。比聞陝西軍調京操備。山西軍調陝西備禦。甚足勞費。若令陝西就彼備禦。河南山西來京操備。則人情得兩便。○置武學。上諭兵部曰。祖宗時置武學。以武經七書伴習騎射。當襲職時。嚴加比試。試可。乃授。爾其申明之。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遠人服。勅廣西



德行忠  
義文學  
俱表彰  
矣

總兵曰。阮世寧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無失  
遠人來歸之心。○先賢崇。胡學奏舊有陸贄  
范仲淹祠。胡瑗。魏了翁書院。今皆頽毀。欲加  
修整。上曰。崇祀先賢。蓋以表勵後進。宜從  
所請。知府陳本深言。舊有忠節祠。奉祀鄉賢  
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江萬里。文天祥  
比來曠缺。祀典乞舉行之。上曰。褒崇忠節。  
國家務先。從之。○怨咨釋。揚士奇曰。工匠役  
于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為所官之人私役。致  
生怨咨。今宜命官云云。半放回。上曰。丞頒  
行之。○威嚴著。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關武者  
四焉。此胡虜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聳也。其平  
內難。芟外夷。皆躬履  
戎陣。如摧枯拉朽然。

他若罷陳山內閣之任。復檀凱外補之官。旌陳

一一倣  
三代之  
君

洽殺身之節。餞黃淮故老之歸。拒袁泰指揮之  
請。燭臧清誣告之奸。宥林碩無妄之罪。嘉曹鼐  
進學之志。察閔羣兒枉盜之寃。免李宗侃補軍  
之後。赦范希正被誣之罪。納楊士奇徵行之規。  
大都獎惜善類。倣肅官邪。自國初以來。綜核名  
實無如帝矣。

時陳山以從龍舊位入內閣。不厭人望。上  
亦察之。曰。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  
乃併張瑛俱罷之。○檀凱為思州府通判。九  
載當陞。其民詣闕言。凱撫民。豈第乞復其任。



從違一  
裁之以  
至當

上即令還與正五品俸以優之。○陳洽被  
交趾執不屈死之。上曰大臣以身殉國可  
謂忠矣乃贈少保謚節愍。○黃淮以謝恩赴  
闕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親洒宴翰製詩  
送之。○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奏本衛指揮  
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今缺指揮  
使請任景。上曰唐中世河北將帥繇軍士  
所立此輩猶欲効之耶不從。○有囚告顧佐  
屢屢枉人重命不聽所理。上怒曰此必有  
重囚教之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所使。○  
按察使林碩被中官裴可力誣奏誹謗。上  
親問知其虛遂令復任降勅切責可力。○代  
州署訓導事曹鼎上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  
堪為師表今願就大學讀書。上曰此人志  
不自滿可嘉也。○羣兒義勇衛軍其妻有淫  
行羣兒聞欲殺之妻懼誣羣兒為盜論死。

不  
人才且  
祖制

上聞之曰平人豈可枉殺命釋之妻論死。○  
楚雄衛李宗侃中卿試而衛猶追捕軍役兵  
部尚書請依洪武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  
書會試自效。上曰朕承祖制又何急一卒  
之用。○范希正知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  
民財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吏誣希正以他事  
被逮縣民詣通政司訴誣。上令復職。○  
上好微行一夕幸士奇宅士奇叩首曰車駕  
今日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變不  
測當慮也。上納其言不復出。○帝褒獎善  
行懲戒邪惡。太神歷  
至今名實有救惟帝耳。

故元首股肱喜起一堂而樂嘉魚遊西苑從太  
液優游逸豫以彰太平之休是以景星含譽亦



勵精之所致也。雖張燭內苑似有自滿之意。而不可謂非守成令主也。然胡后以無罪廢。戴綸以無辜死。陳祚林長楸以無罪囚。棄交南如敝蓀。君子不能無惜焉。

元首二句。尚書舜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嘉魚。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至文華殿。特賜鱮魚醇酒。并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西苑太液。三月張輔等十人人從。上遊西苑。語許乘馬登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尋賜宴。因諭之曰。今天下無事。雖不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亦庶幾古遊豫之樂。上元節。勅賜百

官假十日。俾各燕飲為樂。以彰太平之作。當時閏八月。景星見于天門一次。十二月合璧星見于九旂二次。皆上勵精求治之驗也。元夕張燈內苑。上侍皇太后往觀。次日勅羣臣往觀。有自足之意。然亦善守成者矣。但冊立孫貴妃為皇后。賜胡后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初。上為皇太孫。戴綸每諫。上獵見忤。未幾命下綸獄。箠死之。御史陳祚馳疏勤上。經筵講大學衍義。上覽疏。怒曰。大學不知。豈堪作皇帝乎。命祚繫獄。林長楸亦以諫。上繫獄十年。交南初。英國公張輔三定交。上蠻醜所望而震焉者。當時宜遣英國再臨之。乃因黎利之表。請而與之。為中國羞。

### 五朝輔臣夏原吉



字維詰。湘陰人。洪武庚午鄉薦。入太學。授戶部主事。超陞本部侍郎。至少保。五朝。太祖建文。成祖。宣宗。仁宗。

公以宗社為重。且一方之寄尤不。妨仲。父之事。公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

明寬大人。咸悅服。成祖陞戶部尚書。蘇松諸

郡大水。公往治之。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

言勞。又撫綏饑民。散給有方。民賴以濟。初建北

京。採木東南。命公督運。人人效用。

公巡撫福建。待官吏公而明。待民庶寬而厚。成祖正大統。召還。欲大用之。忌者曰。彼建文

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成祖曰。原吉父

太祖之臣。彼忠于太祖。故于建文。今豈

不忠于朕哉。逾月。遂擢尚書。先是。公至浙西。

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

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

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

浦港堙塞。漚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

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成祖從之。于是發浙西兵民十萬餘。浚吳淞

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一自嘉定

縣。劉家港。經入于海。一自常熟縣。白茅港。直

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丘。至南陸浦口。上

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

海之跡。水患乃息。賑濟饑民。人啣再生。及營

建北京宮殿財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于

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綴葺。至于賜賚功臣。

公以宗社為重。且一方之寄尤不。妨仲。父之事。



賞給士卒封藩置衛無一缺乏亦為難矣。

公在朝建明宜

六年交趾平。上問公曰：「陛下與賞孰便？」公對曰：

宗十行八九何

賞費于一時有限，陛下費于後日無窮。多陛下不若

征虜一諫獨大

重賞。上從之。十九年，上欲征虜，公力諫忤

怒繫之

旨罷官。仁宗嗣位，復原職。公以母喪辭不允。

倘從此

加少保，立東宮，加太子太傅，賜金章。宣宗嗣

少事變

位，以舊輔尤倚重。公亦孜孜惟謹，寵賜日盛。明

出來

年扈從巡邊還。上念公春秋高，賜勅嘉勞，命

### 簡職務朝夕備顧問旦入謝暮薨

時安南平。上計陞賞功臣將士。公對意止。

陞元功，餘皆頒賚足矣。十九年，成祖以北

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公奏宜且休養兵

民而嚴勅邊將備禦，且糧儲不足以給大軍。

朱可興師。成祖大怒，籍其家，繫之內官監。

仁宗即位，即日復力部尚書，親臨繫所與

共哭，令出視事。且咨以時政。公首陳東南民

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撫流民，罷

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金銀數事，從之。



謝夜即薨。  
山深痛之。

四朝死王事名臣。

劉傷 陳洽

傷江陵人。與黃子澄同榜。為兵部主事。洽武進人。洪武中布衣。薦兵科給事中。

公才敏  
謹兼以

傷兵部主事。累陞左侍郎。靖難後陞尚書。公有

死生事  
故稱兩

才力。續密勤敏。能出奇應變。征交趾。叅軍有功。

難

還受賞。永樂六年。趾賊簡定反。叅沐晟軍生厥

江。被圍卒。

交趾賊簡定。與鄧悉等聚眾作亂。借亂紀元。黎賊餘黨多應之。勢甚猖獗。此豈可犯。勢輕進。沐晟率三省之兵討之。生厥江之戰。其短于料敵。以致敗績。然以忠義之氣而不免于債軍之禍也。洪熙贈太子少傅。謚節愍。

公德行  
事業劉  
公

洽以兵科給事中。建文陞文選郎中。請難後陞

右侍郎。改大理卿。討交趾叅軍。陞吏部左侍郎。

公甄拔才能。振以風紀。交人悅服。還陞兵部尚

書。鎮交趾。中官馬騏苛歛。交人再叛。公奮身力

戰。被執不屈。罵賊死。



公叅軍交趾。兼給餉。賊平。陞吏侍郎。公黜陟官吏。振肅紀綱。交人安堵。悅服。且當時交人所懼者。張輔善用兵。威震殊俗。黃福善撫字。惠流蠻裔。至二公還朝。太監馬騏肆虐。黎利便生叛計。王通率官軍往討。宜用心謀議。駐師石室。以覘其勢。乃不聽。陳洽之謀。麾兵以進。寧橋之役。公力戰不支。被執而死。贈少保。謚節愍。

### 五廟被誣宰輔解縉

公字縉。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建文入待詔。成祖召入內閣。進大學士。公天性英敏。幼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十八舉鄉試第一。連第。選庶吉士。上封事論時政萬言。上覽之。大喜。

公自上封事。上覽之喜。諸大臣皆忌之。上

數稱竒才。公嘗為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公善

長。為詹徽所疾。又為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

疏。泰切齒恨公。又時時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

不測。上憐公。召對便殿。慰諭賜鑑曰。汝歸且

讀書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又命公修正元史。刪

定禮經凡例。公歸家八年。靖難後。召公與黃淮

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奇。金

天紳極  
其苦心  
國事極  
其被誣  
受禍



幼孜胡儼楊榮陞公侍讀學士。七人分直文淵閣。

公密奏封章。大抵進人授職濫用財。奸邪肆虐。用刑太繁。正人倫。汰官妓。絕釋老。杜惑聽。廣學問。申旌善。表義門。尊七廟。教民兵。舉孝產。禁貪婪。用忠良。慎生殺。數事。上見之喜。兵部侍郎沈潛忌公才。誣其狎侮胥隸。上不聽。反稱公奇才。初李善長之獄。當時羣臣皆不敢救。惟公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寬狀。辭極剴切。竟不行。為吏部尚書詹徽所疾。時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公為夏長文作疏。揮筆立就。歷詆其姦狀云。泰因飲恨。公又時時上前。同寅前直言不避。眾遂計陷公重罪。上臨

公才。召諭之曰。朕于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賜之鏹帛。命修正元史。剛註禮記。公在家八年。成祖詔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遂召公與黃淮。淮備顧問。居內閣。大見信用。凡視朝命。淮與繙立于御榻前。左以備顧問。上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未幾陞公侍讀學士。與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分直文淵閣。委任腹心。專典機密。每旦百官奏事。七人掌之。雖學士王景不得聞。漏下數刻始退。

永樂初。重修高廟實錄。充總裁官。上議建儲。公稱世子仁孝。天人歸心。以孽奪嫡。自古致亂。

功多衆  
思



公與  
文廟論  
至剛誕  
而附勢  
雖才不  
端

逾年冊世子為太子。進公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太學士。初議頗洩。高煦大恨。欲殺公。時用兵交趾。公力言不必伐。上出公為廣西參議。李至

剛奏公怨望。改交趾。

公修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初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餘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成請立高煦。謂其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成祖猶預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又言立嫡以長。伏曰。好聖孫。指也。成祖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成祖意遂決。明年太子冊立。公進翰林學士兼

左春坊大學士。初公與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于外。漢王高煦怨公。言于上。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惟縉泄之。上怒。又上欲征交趾。公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以此二諫得罪。遂出廣西。即改交趾。李至剛亦素忌公。直奏公怨望。故也。

高煦深  
心上竟  
墮術中  
公之數  
進

永樂九年入奏事。南京高煦密疏言公。因上出塞。遠覲儲君。無人臣禮。上怒。逮公并王稱下獄。十三年正月卒獄中。

時公入奏事。適成祖北征。見皇太子而歸。成祖還京。高煦言公瞰上遠出。覲儲君徑



歸無人臣禮。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趾。公偕偁趨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獄吏考治索取同謀。公不勝楚。因書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賜。禮部郎中李至剛。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宋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遂皆下獄。既而偁得賜貫。汝玉。紘。引高。相繼死獄中。

### 五廟被誣得白宰輔黃涇

公字宗豫。永加人。洪武三十年進士。為中書舍人。官至戶部尚書。正統十四年八十三卒。諡文簡。

公初為侍書。改中書舍人。入見。上訪問政務。

稱旨。命公與解縉立御榻左。備顧問。內閣掌制。

勅。又選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與同事。直文。

淵閣。進侍讀。上議建儲。公曰。立嫡以長萬世。

正法。上是公言。立東宮左庶子。太孫立。兼輔。

太孫。

時命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

黃公望  
辭公百  
折不回



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委任之意。

六年。命蹇義、金忠、西楊及留守。上稱太子仁

厚。留汝四人輔太子。明年。上北巡。又明年。征

胡漢。庶人日夜謀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

傷公。十二年。坐公奉表迎。上不敬。逮詔獄。凡

十年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錄。獻陵即位。出獄。陞

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

公其始

時上北巡。諭淮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意。敬恭無怠。明年上親征北虜。先是成祖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潛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公于獄中著二種書以自勵。仁宗即位。召自獄中。陞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

獻陵大漸。太子在南京未至。深機卒禍。中外洶

洶。西楊及公佐鄭襄二王監國。太子至。公憂危

嘔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公留佐二王監國。班

公可為  
善終于  
功名之  
際



師始還。第二年秋。公請老。上賜葬父來謝。賜遊西苑。比辭。又宴太液池。明年。聖節復來。

上喜賜宴。宣宗崩。公奔喪。逾月辭歸。

時仁宗崩。太子在南京時。宣宗立。太子居南京。而漢王高煦反。謀益著。雖公與西楊

輔襄王鄭王監國。候太子至。心事急迫。至于

嘔血。恐禍起不測。為之奈何。太子歸。即帝位。

公勸上親征。公留佐二王監國。及上親

征。械高煦以歸。二年。公有疾。上疏乞骸骨。不

許。令歸田養病。仍來供職。先是公之父性率

賜祭。葬以一品禮。至是公赴闕謝。上命公

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楊士奇。十餘人。同遊

西苑。賜宴于萬歲之麓。比辭。又餞之于太液

池。親灑宸翰。詩送之。賜金織衣一襲。公歸。以

御製詩刻之石。作奎文亭覆之。明年。聖誕

入朝。上喜。賜宴。宣宗崩。逾月辭歸。

五朝輔臣 金忠 黃福 郭資

忠。鄞人。靖難兵起。以布衣入見。言事。上悅。福。昌邑人。鄉貢。為清源主簿。論大計。上悅。

忠少慷慨。有大志。及請難兵起。入見。具言舉大

事。當以人材為急。上悅。授署紀善。日侍帷幄。

贊理戎務。永樂二年。召為兵部尚書。儲位未定。

上密問公。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上喜。賜



公大錕。且命以調護佐太子侍監國。或譖廷臣及宮僚過者。上令公密察。公退數頃。首再三。無此事。勸太子孝敬友愛。小心謹慎。無失禮。卒贈少師。謚忠襄。

忠精于卜。靖難師將起。召公卜之。以太吉告。遂署為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及謀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扈從功。公以為不可。上即命訓導太子監國。時時勸以起孝敬。篤友愛。白人過失。全獲者多。矢心國事。展其才能。不遺人片善。不念人舊惡。

黃福。洪武末。龍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事。太

祖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請難後。陞尚書。宣宗即位。加少保。叅贊機務。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李隆。隆亦敬信公。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咸知其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

時成祖命工部尚書黃福掌文趾布。按二司事。十八年。交人愛如父母。忌者誣公有異志。成祖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寢其奏。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號泣不忍別。時楊士奇言。宣宗即位。當整肅軍政。飭邊防以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李隆守



備。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贊理軍務。有事同議而行。遂召贊機務。公義之所在必赴。利之所在不染。天下士君子至庸愚百姓無不誦公之處心光明正大。忘身殉國之老臣。雖柄政者忌福守正。不阿而終不能頃之。

### 郭資

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

公爲庶吉士。戶部主事。曉練錢穀。聲譽頓起。陞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叅政。進布政使。紀綱大振。靖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太子。

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輯睦兵卒。轉給

饋餉。盡心瘁力。不畏強禦。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時建北京。軍民初安。而官司

費冗。公以樽節恤下爲務。仁宗卽位。立東宮。

以公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宣宗三年。召

公掌戶部事。免朝參。雖祁寒暑雨。視事不少休。

滿考。賜宴禮部。獎以勅書。優厚之如此。

公爲布政使。精勤詳慎。憲綱整飭。獻計防禦。靖難兵有方。及後留侍。仁宗居攝。和輯士

公于職  
餉爲國  
象大根  
未計



卒饋餉充足。陞戶部尚書，仍掌北平布政司事。上曰：資朕簫何也？昔漢高祖得蕭何，轉餉關中，饋運不絕，資爲戶部亦然，故比蕭何也。免朝。年老，恐不堪匍匐，故免朝。公受春三朝，晏登八座，稱賢相。

### 三朝輔臣

### 金幼孜

名善，字幼孜，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戶科給事中。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謚文靖。

靖難後，公入內閣，陞侍講。上春秋直指三卷。七年與楊榮、胡廣扈從北京。八年從上征虜。

扈從之功第一

楊榮、楊東

上歷指所過山川，諭公記之。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復連歲扈從北征，次開平，公力請班師。上曰：善。還次榆木川，上賓天，東楊南計，公留中軍護喪。太子卽位，陞大學士，賜銀圖書。

公爲侍講時，翰林坊局，臣日進講，解繹閣書。楊士奇閱易，胡廣閱詩，公閱春秋，各專治一經。公因上春秋直指三卷。七年同楊榮隨駕北京，八年隨上征北虜。凡過名山大川，命公作文以記其事。八年陞大學士，隨駕親征北胡。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宣宗召



賜貫三  
朝始終  
一德

幼夜諭曰朕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平幼夜言承天意遣使諭虜教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駕至榆水川地方上因疾作歸天楊榮奉大行仙計至京師公留軍中護成祖喪仁宗即位陞公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賜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家大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春官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此政事有闕夫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奏以聞其母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仁宗敬重公情猶父子誼猶師傳云

寧夏屬  
陝西延  
安府為  
衛

洪熙元年時法司論死罪多寬上命臨決必三學士會讞奏公如律例多平反未幾還省母卒宣宗起公服中為摠裁官修兩朝實錄明年持節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封事從上巡邊度鷄鳴山曰唐太宗征遼嘗度此山公對曰太宗尋悔是役以故建憫忠閣至宣府還公簡易沉默溫裕存容不肯伐善爭名為文和平寬綽類其人卒辭請身後之澤尤為



人所難。

時大理奏決重囚。仁宗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勾。致。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羅織。煅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其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決。公于是錄囚覆奏。使從輕。公修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十五卷。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寶訓六卷。公將疾革。榮與士奇問之。文靖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民。復請啓身後之澤者。文靖正色曰。為子孫求祿。君子所恥。

五朝宰輔三楊 楊榮 楊士奇 楊溥

稱東楊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歷相五朝。官至大學士。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稱西楊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建文初廷臣薦入翰林。編纂官。靖難後。改編修。歷相五朝。官少師。

稱南楊

楊溥。字弘濟。楚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歷相五朝。官少保。謚文定。

楊榮當內難。初平。危疑未戢。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纂文事。日無虛晷。七年巡邊。公及胡廣。金



幼孜扈行。脫脫不花來歸。公至甘肅受降。及三  
殿定。上便宜十二事。上大漸馳告太子。至卽  
位。改元洪熙。陞太常卿。進太子少傅。謹身大學  
士。又陞工部尚書。支三俸。明年。仁宗崩。公急  
迎太子于南京。入卽位。次年加公少傅。英宗  
卽位。以宣廟實錄成。進少師。五年展墓。至武林  
卒。

榮是時。漢庶人高煦逆謀已熾。中外憂慮。公  
內承朝廷顧問。外酬國家政務。區處經畫。無

一空隙。成祖巡邊。公在三閣扈駕。時脫脫  
不花求降。公至甘肅州受之。十九年奉天殿  
謹身殿華蓋殿俱火災。公上便宜十二事。  
上納之。詔行。及仁宗陞太常卿。進太子少  
傅。大學士。工部尚書。支三俸。公辭尚書一俸。  
仁宗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  
况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  
朕每奉瞻兒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爲過  
多。卿等勿辭。明年。仁宗崩。公急迎太子卽  
位。加公少傅。先是宣宗鐵騎出喜峰口擊虜。  
文臣獨公扈從。旣還。遂加是職。英宗卽位。  
進少師。公經畫三帝山陵。受顧命。運籌設險。  
折獄理財。大有功焉。

士奇以王叔英薦。吳府審理副。改編修。入直文



淵閣。陞侍讀。仁宗陞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減山東棗炭十分之五。每與李慶呂震不協。上從公言。憐公孤立。曲爲調劑。上謂侍臣曰。曩與卿輩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政無闕。生民果安乎。諸臣皆謝。宣宗卽位。公首定南北取士法。貪指劉觀廉公薦顧佐。上議赦請蠲災傷田租。上問楊榮富。公曰。若論從征。知邊將才否。塞阨險易。及虜情顛逆。

臣等皆不及。上咲。公諫。上微行。後果獲二

盜。賜金綺。英宗卽位。冲年。張太后臨朝。委任

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又乞開經筵。簡侍從。加

少師。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大事也  
非公不  
能遠慮

士奇以編修。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公新進華蓋。人奏事。望見咲。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詔甫下。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仁宗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卽命減四十萬。一日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仁宗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



皆送至京。已散軍操用。尚餘數千。欲敦民間。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今牧之。其孳生准民間。無者追賂。太僕寺提督考較。仁宗令與。蹇義夏原吉議。亦從慶言。下令行之。士奇力。諫不可。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仁宗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時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陛下許臣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自此誰肯出仕。蓋虧一馬必責賠償。破家廢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于天下。此令之失非小。仁宗曰。吾偶因事稽緩耳。當即批出。午刻。仁宗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為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仁宗曰。爾就據此章。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之不孤矣。仁宗繼令。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多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又曰。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臣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來。義三人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及宣宗即位。公首定科舉試卷。封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一日。宣

通紀直解卷之四  
皇明  
三五



宗問今日之貪誰最。楊榮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御史效之，有司效之矣。宣宗嘆曰：除惡務本，問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有風飛。上曰：顧佐乃能如是，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陞佐右都御史。○宣宗御南齊宮，召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上問楊榮家貴富有，士奇對曰：榮知邊將識虜情，惟榮耳。○公嘗諫微行，事變不測，當慮後旬餘，錦衣衛擒二盜，私候卓駕之玉泉寺，挾弓伏矢，道旁林中作亂，時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宣宗既誅二盜，嘆曰：士奇言不虛，即日厚賜資公。○英宗幼年即位，張太后臨朝，公奏當屯田收米，可以克軍，少省遭，又奏早

開經筵以進聖學，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太后深加納，時宣宗皇帝實錄成，加少師，四年乞致仕，不允。壽卒于官。

楊溥侍東宮，時漢趙二王巧中東宮，宮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公與芮善王愷、陳壽俱下獄，公在獄讀書不輟。洪熙初，公以翰林學士掌閣事，上親舉印授之。宣宗六年冬，坐文華殿，三楊並侍，諭以祖宗創業垂統，撰述成詩，朝夕覽觀。英宗即位，昭皇后垂簾聽政，公入內閣。



主心國  
疑非公  
輩不能  
勝其任

乞早開經筵。涵養本源。輔成聖德。昭皇后喜。曰。嗣君冲年。卿等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公前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嘆。不謂今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下。左右皆泣。后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萬幾宜與五臣共理。上言軍政卒不動。正統四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十一年卒。謚文定。

先是成祖北征回。以太子所遣迎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之咎也。漢王高煦請

之。逮士奇金。問命法司鞠之。金問詞連溥等。下獄。溥在獄中讀書不止。同難者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公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洪熙即位。起公翰林學士。掌閣事。時諭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學問。亦欲廣知民情。舉印親授之。曰。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宣德六年。御文華殿。榮士奇溥侍左右。諭祖宗積德累善。篤生太祖太宗。及我皇考創業垂統。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英宗即位。臨朝。公在內閣。疏開經筵。擇講官。選宮中左右侍從之人。昭皇后喜。慰公等。輔相之功。謂英國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五臣三朝簡拔。信任之重。終太后世。王振不敢專權。太后歸天。而王振專權無忌矣。正統四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十一年公卒。



定謚文

終

通紀直解卷之五

五朝名臣

胡濙

字原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至尚書。壽八十九卒。

濙于永樂元年秋。奏對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以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建文踪跡。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彥順事蹟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在湖廣最

是舉亦  
成宗遠  
慮



此亦公  
第舉

父。上駐宣府。太子監國。漢王造飛語。命公往  
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奏。云聖壽之徵也。太子  
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章奏。見  
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宣德改元。進尚書。

胡濙。以兵科給事中。陞戶科都給事中。掌諫  
垣事。上以公忠誠。可託大事。遂命公代巡  
天下。以訪求異人。張三丰為名。實是察定。文  
所在時。上御定性理大全等書。使公頒行。  
以激勸天下。凡車轍馬跡。可至者。無不到。其  
在湖湘最久。十年始還。上駐宣府。太子鑒

國藩王高煦。謀奪嫡。造飛語。命公往。公時為  
禮部左侍郎。巡江浙諸郡。陛辭。成祖面諭  
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  
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我即  
欲觀也。公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行  
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譁  
侍衛。槌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乃宣  
侍衛者。賞鈔若干錠。于是羣臣皆言。不顯責  
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  
下之神明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謝曰。錦衣數種。未完。爾  
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  
疏。太宗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太子。○一  
日。公進瑞光。及榔梅靈芝。以為萬壽之休徵。  
上悅。仁宗即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大  
司成。祭酒之職。上見公所奏密疏。皆忠讜



有闢國計嘉其忠  
宣宗改元進尚書

臣性  
夙

衣一  
必念  
交

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  
銀章聖節賜公詩一章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  
虞四卿力也英宗即位益敬禮公失行在禮

部印自効上不問改給十四年北征留守京

師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公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服食不報又請

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上皇復

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上念

公屢請朝廷安門忠悃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

卒年八十九謚文安

慶歌喜  
起之風

宣宗為公建第宅給僕隸守門所賜銀圖書  
四曰毘陵胡濙曰文恭世家曰太宗伯章曰  
清和恭靖○二月萬壽聖節宣宗御製詩  
一章賜尚書胡濙蹇義大學士楊士奇楊榮  
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功賜燕  
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慈幃  
樂壽康初度適逢全盛日贊襄有自賴賢良  
英宗即位益敬重禮貌公公失行在禮部  
印自効當罪上不問命另鑄改給十四年  
北征公留守輔太子監國上皇至懷來將



其儀註  
復盛年

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摠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屬聲曰。來孰以為來。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眾素畏文。聞此相顧。無復有肯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景泰元年。楊善使虜。公言。上皇出外。混于塵俗。沙漠之地。當速附楊善。以服食進御用。不報。公又請明年正旦宜朝。上皇子延安門不許。及上復位。扶老疾以入見。乞告老。令子長寧來謝恩。上念公數請朝。內宮門忠意。秉正立朝。幾六十年。十次知禮部貢舉。因授長寧官。錦衣世襲鎮撫。卒。

### 顧佐

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官至右都御史。

顧佐尹兩京。西楊薦公有丰采。威廉。遂擢副都御史。寵錫璽書。遂考覈御史貪恣不律。二十八諭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三人為民。尋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奏公受隸。令私遣歸。上審知其詐。欲付法。西楊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釋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從之。數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

顧佐  
所朝廷  
倚以為  
重



君臣之  
兩全

上又怒立命三法司會鞠實出千戶臧清清  
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係獄上曰不誅清佐  
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乞請老  
勅戶部復公家

顧佐為兩京府尹剛稜不撓貴戚斂戢宰相  
楊士奇薦公陞副都御史寵賜璽書公斥貪  
播糾正僚禁用歌妓朝綱大振天下想聞  
其風采有奸吏犯利者誣公皂隸金上審  
其誣陷公悉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  
佐廉平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  
月俸止給米一名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  
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皂兩

便宣宗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  
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  
之士奇曰此小事不足動帝怒但付佐自治  
思法並行矣士奇退宣宗召佐以吏訴狀  
授之諭之曰汝皂隸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  
然不足為過小人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  
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使我治  
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喜  
曰佐得大體又有囚告公淹遲政事在人重  
罪不聽訴理者上怒楊榮楊士奇曰此必  
有重囚教之使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遂  
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  
當死代寫狀教之上曰不誅之何以行事  
立命磔臧清于市正統二年告老後十餘年  
卒公



英宗睿皇帝

上御諱祁鎮立為皇太子

宣宗第一子

宣宗即位即宣宗崩即皇帝位改元正統

帝以冲齡踐祚。主少國疑。賴一二大臣。卒定大計。以安宗社。而三楊首開經筵。以進聖學。輔臣方議修文。王振乃導之布武。時李考功言已有君臣之情。不通進講。徒為文具。而太皇太后嘉納徽猷。將宮中一切宿弊。悉皆罷去。不使中官委政臺閣。復保舉之舊。求直言之臣。定會議之法。設督學之官。頒重農之令。聖賢遺裔。詔悉蠲徭。出粟富民。勅旌義士。戮安敬而軍政肅。械劉廣而欺玩懲。賞柴車之忠誠。而勤職勸。正后能之詐冒。而功罪核。付王驥以便宜。而闡外專。邊陲戒嚴。國紀整肅。雖有巨奸在側。猶懼太后之味。而不敢。故正統之始。政治清平。皆太后內贊之力也。人僉謂女中堯舜。信夫。太皇賚天

下常侍  
漸開

如冲之  
主善政  
班班

太后之  
實可比  
益

楊榮已歿。楊溥年老勢孤。士奇以子稷故。墜臥



閹宦之  
源禍世  
道之不  
幸也

不出繼登庸者類皆委靡於是內閣之柄悉為  
王振所攘對品降廖謨三級遷紀廣一杯勞井  
源子奪生殺盡歸掌握戮儒臣繫法司囚御史  
假天王之名器以易賄賂而氣焰燦人十常不  
啻尚書徐禧侍郎王佑首開趨媚之途而廷臣  
效尤靡不惟怯渙忍奴顏婢膝以賈榮寵

時帝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楊士  
奇楊榮張輔入視請見皇太子耶叩頭呼萬  
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楊士奇上言  
伏望陛下早開經筵以進聖學真選儒臣及

左右侍從之人而內侍王振乃導上布武

于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時孝功職郎

中李茂弘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

講文具而已士奇亦上言進講親賢遠奸數

事太皇太后皆嘉納焉當仁宣時差中

官出使未免勞擾百姓太后知之禁中官

不差時上又幼冲凡有大政事白于太

后太后令付閣下議決郡守有缺照旧在

京三品以上官保舉而京師大水為灾詔求

直言論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始設提

督學校官員各省以按察副使為之兩京設

御史下詔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

濬陂塘以便民作乃俱教激報詔云凡先聖

賢子孫流寓他處訪求嫡派所在有司俱免

差徭又遣行人賫勅旌江西出粟備賑富民

曾希恭蕭襄等為義民免其徭派差徭○王



太后如  
此神聖  
而後猶  
不能規  
王振之  
擅權

驥巡邊王其肅以都指揮安敬前遇敵畏縮  
斬之三軍股慄陝西提兵劉廣遇敵退避反  
奏功邀賞柴車劾其欺罔詔械廣時柴車贊  
理軍務盡心糾劾軍士將佐詔嘉忠誠進侍  
郎土官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柴車奏罷  
其所陞官正統初王驥巡邊至其肅遣兵  
敗北虜于莊浪俘獲甚眾寇知有備引去  
太監王振大作威福太后御使殿召張輔  
及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顧謂上曰  
五臣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  
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宜王振至太后  
顏色頓異欲誅之上跪為之請諸大臣皆  
跪乃得解時政治清平太后內贊之力也  
昔宋朝宣仁皇后聖明時謂之女中堯舜今  
太后亦然及太后歿楊榮亦死楊溥一人  
年老勢孤士奇子稷有罪且在告堅卧不出

至振之  
奸而近  
幼主能  
不為之  
盡懸乎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  
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楊榮曰吾輩衰  
殘無以效立當薦幾個後生報聖恩耳翌日  
薦陳循等次第擢用皆委靡不振以附振矣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榮以同鄉情  
欲坐償命士奇以鄉故獄疑囚公王振言于  
太后曰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府同  
知○上詔振閱武將臺振奏指揮紀廣第  
一遂超陞都指揮僉事騎射駙馬都尉井源  
三發三中上喜賜之杯酒此皆振擅權也  
○侍讀劉球言上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  
振覽之怒竟以他事下獄令馬順殺之大理  
少卿薛瑄遇途不為禮誣以故出入人罪下  
之獄御史范霖楊球等劾都御史周銓貪暴  
而銓亦訴奏俱下獄霖球以首建議獨得重  
罪振操予奪生殺之權戮儒臣繫法司天子



蓋出醜  
態可發  
笑

擁虛名。振大開賄賂。以饋送之多。寡為能。揣  
氣焰。燻灼。就如漢十常侍張讓等。尚書徐禕  
事振。極盡媚態。以卑官起此職。侍郎王佑。貌  
美無鬚。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  
爺無鬚。兒敢有鬚耶。禕佑言于眾曰。吾輩以  
某物奉振。喜而厚我。如有不以異物厚禮送  
者。即以為慢。眾聞皆具禮進見。而文武內外  
廷臣。爭欲趨媚。避禍邀福。官無大小。皆行跪  
禮。俱以公  
父稱之。

當時惟薛瑄不私拜。李時勉不加禮。陳敬宗不  
往見而已。雖故老如三楊。亦且制肘而不能急  
流勇退。况其他乎。振以卑品賤人。搖美國柄。欲

振之貽  
禍天下  
酷甚矣

逞一時之忿。黷武窮兵。而王驥又從而附和之。  
南啟麓川之釁。而思任發竟不可得。人心搖動。  
反側不安。于是鄧茂七反于閩。葉宗留反于浙。  
而貴州苗獠亦乘時而竊發。兵連禍結。貽毒生  
靈。不知釋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之近。而圖邊  
徼之遠。非計之得也。秋高馬肥。胡兒輒起。搶黃  
裏之想。乃不以此時謹烽堠。選將帥。練士卒。中  
根餉。大布恩信。以結人心。而劉球羅亨信之疏。



陷帝至  
此而未  
皆一恨  
之

如以水投石。自是居庸紫荆諸關為虜坦途矣。  
回祿貽灾象。締示儆。而振畧不做。畏狼恣愈甚。  
迨也。先大舉入寇。挾帝親征。遂致土木敗績。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振之誤國。若此。雖裂軀  
赤族。奚足以盡其罪哉。

楊振問于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曰。惟薛瑄一人可大用。餘不知也。乃召為大理寺卿。至。士奇令謝振。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于私室耶。時議建大學。上命王振視之。時勉時為祭酒。待之不加禮焉。陳敬宗為南京祭酒。至京。王振素慕其名。以求書。程于

四箴。厚幣欲致之。見敬宗走筆書之。反其幣。竟不往。見。楊文貞為本朝臣。獨恨其晚。年昧知止之義。楊文定亦老卒于位。王振不過奴婢之流。擅操國柄。欲恣一時之怒。與兵構怨。而麓川初叛。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王驥獨阿意舉兵。督軍務。定西伯。蔣貴為征西將軍。討麓川。窮其巢穴。而寇首思任發竟遁。焚其寨而還。所以遠人不服。于是福建沙縣民鄧茂七。烏合十餘萬。眾謀反。稱閩王。又處州賦首葉宗留謀反。官軍與戰不利。而貴州苗獠亦反。張軌等征麓寇。師歸。被苗獠前截。後殪。死。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劉球上言。北虜方謀入寇。而思任發悔過乞降。議者謂釋豺狼。云。胡地秋高。馬肥。胡兒便起。搶奪京城。胡人稱京城為黃裏也。劉球又上言。西北邊宜謹降。遂云云。庶為有備無患。王振不從。即



天命二字墨口不得

令人頓足不已

忠臣蒙禍曹石其振之流乎

羅亨信上言。當今事勢。宜大布恩信。以結人心。皆不聽。而居庸紫荆各關盡為虜有矣。宮殿火災。熒惑入南北。而王振毫不畏忌。十四年。北虜也。先大舉入寇。邊城陷沒。振挾天子帥師親征。致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天象示微。倘有疎虞。奈何。振曰。倘有此。亦天命也。遂行至土木。相去懷來城二十五里。敗績。祇為虜所殺云。

上皇北狩。歷七載而復見天日。皆王振誤之也。

乃反責言者。追復原官。胡私情所障若此也。石曹貪天之功。假奪門迎駕之績。以欺朝廷。遂使

社稷忠勳。竟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意謙之死。

柄臣主之。言官和之。法吏裁之。而帝知而竟

死之。何耶。且聽其招權納賂。莫可誰何。而朝廷

訪得一好人。反加貶謫。中傷善良。擅作威福。向

非速召天變。縉紳之禍。殆不止此矣。

時上駕至土木。虜偽退圍。遣使通和。已而見我軍移營。復四面搏追之。上突圍不得

出。虜擁以去。報至京師。大震。朝野沸騰。皇太后命成王權總萬幾。于午門南面見百

官啟事。奏令施行。族誅王振家。錦衣指揮馬順。平昔助振為惡。眾爭毆斃之。時虜索金幣。

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奪駕入城。為上策。乃謀以壯



七年之  
厄可記  
張平

士弓矢奮前擁駕還。會有阻者。淹久。虜亦驚去。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夜忽雷震死也。先青驃馬。上令袁彬出帳外窺視。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止。雪夜令人徐刺。見一大蟒蛇。透獲帳外畏而去。帝自正統十四年。凡七年。再得復位。皆王振所遺害也。時有謂王振為虜用。上怒曰。朕親見振為虜所殺。何得論之。乃追責言者。詔復振原官。塑像于智化寺祀之。時石亨中官曹吉祥用事。石亨被御史張鵬等論。乃與吉祥泣于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徐有貞又欲排陷誣于謙。王文迎立襄王世子。即位。實惡于謙。掌兵柄已。不得遂其私。揚言于謙迎立外藩。雖無實跡。其意則有。法司承亨等風旨。竟以意欲一字誣陷下獄。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有功。

來。徐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為無名。上遂決意斬謙。未幾。上厭曹石干政。察之。無非私意。招權納賂。常便殿屏左右。語李賢曰。為之奈何。緣曹石特迎駕功。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識者四千餘人。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享輒問訪。上曰。岳正入閣數月。竟以剛直忤亨。出遠州。時曹石被御史張鵬等劾。不法數事。泣訴于上。上怒。收鵬等下獄。且究主使之。人于是并李賢等下獄。會。是晚雷電大作。大風拔木。上震懼。知曹石之誣。即日赦去。

天心傲  
戒亦嚴  
天

上復位。早夜憂勤。留心政務。飲食衣服。惟崇節儉。擒二賊。布寬恤。開言路。委任李賢。日與上下。



帝所行  
如日月  
之食更  
也人皆  
仰之

種種善  
政皆從  
動心忍  
性中來

其議論。戶部以年富易賈銓馬昂握兵政王鞠  
典銓衡。九疇摠內憲。軒輓任司寇。趙榮寄司空。  
呂原彭時叅機務。而白圭李秉等當巡撫重地。  
一時所用人才。皆有聲于朝。宁故能相與有爲。  
朝臣肅而翰苑清。武備饒而釋教衰。夤緣退而  
民害除。責湯序隱蔽災異。畏天也。發太倉賑濟  
山東恤民也。遣行人物色。與弼親賢也。識蔣冕  
之讒邪而絕之。遠奸也。命部院致賀文中。而賜  
之敬老也。罪顯宗之家人而不私皇親秉法也。  
追崇太后徽號以報罔極之恩。明孝也。勅褒  
王來朝。出建庶人于鳳陽。篤親親也。郡守之陞  
而親爲燕勞。戒諭重民牧也。優賈銓等治行而  
錫以衣服楮幣。旗異政也。諸所規恢。悉斷自宸  
衷。處分後事。所言悉關大體。壽三十崩于乾清  
宮。葬裕陵。

上謂李賢曰。朕一日之間。五鼓而起。罷朝進  
膳。飲食隨便。未嘗揀擇去取。衣服從便。雖着



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石亨曹吉祥既擒李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怠之務。悉皆停罷。布寬恤之政。開進諫之路。躬親政務。凡章奏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嚴官爵之制。召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侍郎。求得其人者。卿以為誰。賢曰。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時吏部舉賈銓為吏部尚書。李賢以銓貌不稱名。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然之。馬昂任兵部尚書。曹欽作亂。昂以誅欽有功。賜賚無筭。○時王翱致仕。李賢舉之。起為吏部尚書。自是眷遇加隆。又召陝西巡撫耿九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輅為刑部尚書。九疇輅二人。皆廉介苦節之士。天下信之。故復位。皆召用之。趙榮任工部尚書。初為中書舍人。獨請迎復。上之曹賊反時。榮獨先

意破賊。又呂原以通政司叅議兼侍講學士。

彭時以太常少卿入閣。並叅機務。○上謂李賢曰。朕初復位。奉迎者紛紛。欲革去各邊巡撫。今乃知其謬也。卿為朕舉才能用之。李賢推白圭李秉王宇陳翌徐瑄芮釗俱以京官巡撫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一時賢能效用。弊政革除。及石彪事發。言官密奏。即有洩者。上乃勅諭百官。無故不許往來。交通雜流。如吏員輩者。不得入翰林清要。御西苑。閱將臣騎射。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敬畏。武備飾矣。○大監與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京。上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今後十年一度。擅披髮者。俱令還俗。違者充軍。○時法司奏石亨冒報陞職者。俱合查究。上問李賢對曰。許令自首免罪。于是冒陞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李賢又上言。



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所至貪暴無厭。上密察果然。遂嚴加戒諭。上召李賢曰。湯序掌院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豈為臣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災。實同聖意。于是下序獄。降職。○山東民饑。上即命發太倉粟賑濟之。○上召李賢問曰。吳與弼何如。賢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陛下徵之。實本朝盛舉。遂命行人聘焉。上一日與李賢言。官者。蔣冕。雖曾效勞。然乃奸邪小人。後復離間骨肉。以此遠絕之也。○京師民有茹文中者。百有四歲。上見賜冠服帶履。命部以下造其居致賀。○會昌候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屢肆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謂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乃命毀其廬。家人抵法。賢頓首曰。王者不私矣。○上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願太皇太后。閣極之恩。欲報無繇。朕今欲尊山嶽。號如。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大孝。○初土木之變。表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務圖迎復。至是。得疏于官中。乃手詔取王入朝。禮待甚厚。○上憫建文庶人幽禁大內。欲寬之。左右或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任其出入自在。○上勤政治。命吏部選內外臣為郡守。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賜燕勞之。上旌賈銓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銓等十人。賜以衣服。褚幣。禮部筵宴。凡所規畫。政務。俱決斷自內廷。又商確以宰輔。停妥而行。故朝多善政。及上。不豫。處分後事。非英明之主。不能也。上立十四年而崩。年。

建庶人  
得見天  
自第一  
盛事



景皇帝

帝御諱祁鈺。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所生。初封郕國王。郕睿皇帝北狩。駕至土木。虜推以去。帝即帝位。

非二  
人固帝  
心于內  
則雖有  
于謙百  
輩無如  
之何

景皇帝即位。座未暖席。虜復捲土重來。逼侵京邑。一時文臣武將。無任張皇。徐瑄議南遷。夏瑄備禦。英安輩固。帝心於內。于謙輩捍王室於外。而一意死守。不少為浮議所挫。虜知有備。乃復引去。而皇圖莫若磐石矣。帝即位以來。幸

步鬚和  
藥之意

太學御經筵。開賑濟。罪單增之。驕縱。識有貞之。奸邪。覽揚治。疏。即罷隆興之。幸。聞于謙疾。不憚萬歲之行。選將任賢。南征北距。以多難之秋。而能轉亂為治。神器幾危復安。厥功豈細哉。

時太后命郕王權總萬幾。于奉天門左受朝。眾謂行且即真。及即帝位。天下有君。朝綱振而法令行。寶座未及安坐。百鑿與北狩。虜復盡行來。逼侵京師。一時文武將相。極其倉卒。無計。有侍講徐埏。以占像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方可。又尚寶司丞夏瑄。陳上四策。以禦北虜。盈庭聚訟。紛紛莫決。幸有內臣金英。與安乃能鎮之。以靜不少。為浮議所挫。



武之偏  
執宜  
正見也

少保于謙握兵權。護衛王城于外。石亨及范廣等會宣府東兵至。殺虜甚眾也。先遂夜遁。而帝業金甌永固矣。上自即位以來。謁孔子不行。釋奠禮。初開經筵。又詔令云。淮上大饑。即幸稷橋上。得僉都御史王竑疏。大言曰。奸御史。後德竑奏。輒開倉賑濟之。有內侍單增恃寵驕縱。都給事林聰等劾其罪。上覽疏。命下獄治之。上嘗退朝。密謂于謙曰。徐有貞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恐被他教壞後生者。心術謙叩首謝。○時新建隆興寺成。上擇日臨幸。大學生楊浩諫不可。上覽疏。即罷行。一日于謙有疾。在告。藥中需用竹瀝。上聞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謙和藥。時選將任賢。南征浙閩廣東寇。北距也。先。上當危難之際。轉亂為治。上之力幸矣。

惟迎復一事。非出本心。則無意于迎者。正所以迎之地也。喜寧之被誅。李實之出使。伯顏也。先之悔禍而餞邁。豈非天耶。鑾輿方旋。鄙人欣躍。則人心未厭。上皇也。帝宜懇辭避位。以荅天下。柰何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而易儲之舉。益滋軫臂之謀。黃竑逢君取寵。固不足較。而肅愍以其身佩社稷安危者。顧獨無一言乎。鍾同章綸以忤旨而加酷刑。文武臣僚以迎附而

不歸鳥  
知其非  
有也



能為魏  
徵敵陵  
之對

濫陞賞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誣舉朝  
怵于利害無敢異辭徒頓足而增悲對眾而灑  
泣而東宮生日刑餘者乃能陽為不知以諷之  
循文輩寧不覩顏哉見濟既殞帝亦不  
時在令夕而  
上皇已復寶位祚矣  
皇太后

諭復帝為郾王

時李實使虜還京奏請使臣奉迎皇上不許  
吳人龍曰于謙等意心圖迎復則虜將以  
上皇為重質豈有厭足故立  
注而以尾注也  
上皇之得歸實基于此矣

○太監喜寧胡種也數導也先優邊且不欲  
送  
上皇還  
上皇與袁林謀遣寧傳命入

此時此  
際據位  
讓位立  
見矣

京密囑專士宣府計誅之○都給事李實使  
虜勅書內未言迎復實以迎駕之意告已而  
都御使楊善至也先遂許送駕還伯顏也先  
俱設宴請  
上皇至營餞邁率兵獲送臨別  
泣曰皇帝去矣時御駕既歸京師人喜悅則  
人心原屬故主帝宜辭帝位讓  
上皇以慰  
民心奈何  
上皇至京帝接見各述授受之  
意已而送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昔子藏以  
位讓兄而帝拒兄而擅其位子藏讓兄之節  
已昧之矣廢  
上皇之太子而立自己之子  
為太子孟子所謂殄兄之臂而奪之食不殄  
則不存食者也况又有廣面都指揮黃站陰  
謀奪兄爵置獄當死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  
發乃賂用事者然後上疏易太子帝可其奏



法冒顯  
擢以是  
逢君

黃竝之奸邪小人。逢君之非。固人所不齒者。而于謙社稷倚以為重。未知有疏否乎。御史鍾同郎中章綸常勸帝朝。上皇加恩所王。忤旨命錦衣衛拷訊慘酷。鍾同竟死。綸禁數年。時文武臣僚附會者。輒得官陞賞。監極時。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誣。言朝中止。有李賢等四五人。不附會易太子而已。王直因帝立。見濟為太子。太赦天下。賜資金寶。頃足嘆曰。此何等太事。乃出一蠻夷耶。有絲事。中李侃對眾洒淚。初帝欲易太子。語內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陽對曰。東宮是十一月初二生日。而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憲廟也。當時陳循王文。未見出一言也。景泰四年十一月。太子見濟。殂。帝亦疾。石亨知不起。與徐有貞并羣覽乾象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入南宮。共校。

皇登輿升奏天殿。登御座。頃刻鍾鼓大鳴。上已復位矣。皇太后誥諭廢景帝為郕王。壽三十。葬金山。

### 憲宗純皇帝

帝御諱見濟。英宗第一子。郕王攝政。冊為皇太子。景泰三年降封沂王。天順元年改今諱。英宗崩即位。改元成化。

帝承大統。崇事兩宮。委曲勸諭。定慈懿太后之

稱。而合祔陵廟。忘郕王易位之嫌。而追復帝

號。復于謙之故秩。釋陳循等之戍邊。而錄其子

天見  
聖上  
作焉



可謂  
處仁  
義

孫皇祚甫踐卽首復岳正以示勸竄門達以示  
懲釋奠先師躬耕籍田京饑刻發粟水旱則停  
徵旱變則避殿徹樂遠內侍而拒中鹽之請憫  
無告而施養濟之仁却野禽而禁遊畋之樂禮  
貢夷而示柔遠之意戮元吉而杜惑世之端惜  
各器而革冒陞冒賞之襲戒不虞而立京營團  
營之制命武臣侍講國子而示尊師重傳之隆  
遣林聰賑撫江淮而無徇彘食人之嘆嘉原傑

安集流逋而獲鴻鴈中澤之休故成化之初史

冊書爲政也。

山孝事兩宮如一。故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  
大禮。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二后同尊固  
好。然正官湏例加二字。乃于錢太后加慈懿  
之稱。而貴如止稱皇太后。禮部會議陵廟禮  
先後。先後上疏。悉如彭時合補陵廟之議。毋  
后不從。群臣皆跪伏文華門。以待。上懇請  
太后。自己至中。始蒙。上允行。景泰易儲  
事。上不以爲憾。迨成先志。復其位號。商輅  
曰。真堯舜盛德也。復于謙少保兵部尚書。詔  
釋陳循江淵俞士悅等。放回原籍。又錄  
于謙子孫。天覆地載之大恩也。初卽位。復岳  
正爲翰林修撰。先是。被石亨竊成。至是復之。



○門達侍寵。大興羅織。言官劾達欺罔。以煙瘴卒死。謫所。○視太學。釋奠先師。祭先農。躬秉耒耜。推○京畿太饑。勅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賑濟之。河南淮徐等處大水。江西湖廣延緩旱災。詔夏秋稅悉停徵。時彗星屢見。上避正殿。命左右衛樂不作。○大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中納。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食祿之家。尚不許中。况內臣乎。勿與言。官奏京城無告之徒。掛門乞食。往往餓死。上命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糧送還鄉。○弗提衛奏欲進海東青。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心蕩于遊畋。其却之時。禮部奏遼東駟迺致入貢。夷人嗟怨。上命駟迺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以示柔遠之意也。○刑部尚書陸瑜奏。正一真人張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上如所擬。以杜

或世也。○初。睿宗復位。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瑄而下。俱奪爵。凡冒陞冒賞俱革矣。○成化三年。始立十二團營。京營之制。每營有坐營把總官以統之。凡侯伯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依學規教之。懶惰者。奏聞。○時江淮旱。人相食。上命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原傑承。上命籍流民十萬三千餘戶。皆給閑田。令其開墾。遂得安集之效。堪比周宣王鴻鴈之休美。所以成化初年。史官錄善政之多也。

及彭廌商去。萬劉秉鈞懷瑞已知外庭之無人。帝意稍更。蠱緒從起。初。上用儉朴。而後百度



後麗矣。初賦役尚省，而後差使繁重矣。初賓貢有節，而後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而後進獻多門矣。初僧道有額，而後寺觀日增矣。嗚呼！卽位以來，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正蚤夜惕勵，皇皇求言時也。顧二王遠斥，四諫外補，自是天下皆以言爲諱矣。卽有朝陽鳴鳳如林，俊者而非王三原，懷內監之力救，其何能免殺諫官之名于天下哉。

時彭時已死，商輅又去官，萬安劉吉當國，政適張瑾以寶石進，推鎮撫司命太監懷恩傳旨，恩力爭不可，乃諷余子俊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庭沒有人矣。帝亦志向漸更變，郡小蠱惑之端漸開，前之儉德，後來採辦紛紛矣。前省賦役，後來差徭繁多矣。前日四夷入貢有限，後來朝貢絡繹道路矣。前此州郡貢賦有數，後來搜索珍奇，騷擾四方矣。前此僧徒披剃有制，後來建齋醮，增寺觀，工役浩繁矣。自卽位以來，日食地震，星變屢見，兩廣徭獍，四川苗蠻，荆襄劉通紛起，正天子憂勤惕勵，求言納諫，省躬罪已之日，乃以給事中王徽、王淵、論、太監牛玉、滕臚請立后，罪重罰輕，乞真諸法，因此忤中官命，俱謫州判官。時羅倫因劾李賢奪情起復，降提舉，章懋、黃仲昭、莊杲，因



諫張燈賦詩。俱降外補州縣。時稱翰林四諫。時尚書王恕曰。林俊張黼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自此以後。天下皆以忠諫。恐冒罪而諱之矣。林俊之諫。時為朝陽鳴鳳。昔唐高宗聽許敬宗李義府誣韓瑗褚遂良等。潛謀不軌。貶遠。瑗遂良遠州刺史。天下皆以言為諱。御史李善感諫廣營宮室。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云。林俊劾僧繼曉下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有殺諫官者。會王恕亦交言言之。乃免。

是時。上委聽斷於汪直。寄耳目于群小。羅織縉紳。道路以目。尹旻王越巧媚當先。貪祿固位。屈勝下之。而項襄毅馬端肅其人不多見焉。一

時士風瀾倒極矣。直倚監督之權。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向微阿丑恢諧。言路交劾。黑青何日消哉。奈何汪直褫職。而衆直猶存。艷質女寵。蝕根蠹蒂。妖僧異術。伐榦剪枝。興土木。樂烟火。建齋醮。賞無信。罰無必。而傳奉除授。一聽之中貴。而莫收拾。成化之治。所以不純者。皆如是也。在位二十三年。崩於乾清宮。壽四十一。葬茂陵。



凡聽斷朝政。一委汪直。有常瑛、王英、吳綬輩。爲耳目。群小勢熾。官技勢橫。道路目見。不敢啟齒。尚書尹旻偕諸卿欲往見直。遇左都王越。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而跪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亦跪。旻出。越尤旻。旻曰。吾效人耳。滿朝中縉紳。惟項忠、馬文升有氣節。其外士風之壞。如狂瀾之倒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東女直。比鞑。鞑無不加兵。逞勢作威。殃民辱國。時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諧。勇于上前作畏。汪直之狀。欲。上見之也。時黑青兒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輒能傷人。未幾立西廠。汪直使偵外事。倏忽不測。大臣被戮。黑青之應也。及汪直革退。而梁芳尚銘仍在左右。又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宸遊。戎服男飾以從。上益愛之。○初有李江省者。常爲史。以賍取

選至京。黃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僧繼聘以左道惑上。都城內外建造佛寺數千百區。及營建計。費帑銀數十萬不止。○上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編修章懋等上疏願陛下以天下爲樂。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時皇太后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釋老不當崇奉。受賞者不必有功。惟直所喜。受爵者不必有罪。惟直所怒。中官梁芳等傳旨。與官不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名曰傳奉官。一任中貴操縱。致內帑空虛。軍民疲困。成化之治。杜塞言路。委任宦官。崇信佛老。汪直弄權。召成邊釁。而皇路不爲之荆棘者。亦難矣。崩諡純皇帝。廟號憲宗。



六朝宰輔名臣

永樂 正統

洪熙 景泰 天順

宣德 成化

時勉

公初名槐。以字行。安福人。七歲讀書。邇月成誦。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至祭酒。贈禮部侍郎。謚忠文。

公以庶吉士預修太祖寶錄。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搆下獄。尋起復官。洪熙即位。公有疏留中。坐出。上怒。至便殿。命力士搗之。折其肋。幾死。明日改御史。又明年

下獄。宣德元年。

上恨公言忤仁考。令縛而鞠

欲斬西市。復憐公忠直。立脫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寶錄。陞祭酒。公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化士習。王振惡公守正。傾搆公。荷枷。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赴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罪解。乞致任。明年北狩。上疏不報。卒年七十七。浩氣忠心。至死不改。



公為侍讀宣廟一日懷金錢至史館撒地令諸臣拾取公正立乃呼公至前以袖中餘賜之公上疏忤旨上命力士搗折其脅時折脅內外不相着及用挺棍而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上惡公慙觸洪熙又重其忠直即復其官公為祭酒時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奏請國子監聽講輔等借候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請國子監聽講英宗許之命以月三日往輔即率諸侯伯請監公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款諸侯伯公曰教受之地皆就列坐惟英國公與已抗禮飲甚歡命諸生歌鹿鳴之章祇暮而散○先是議改建太學上命王振視之公待之不能加禮振恨之令人廉其事無所得爇倫堂前有大樹一而陰翳妨諸生班列公令伐去傍枝振遂

聲聞以為檀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并司業趙瑛皆枷于監前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用者蘇州人獨上疏請代罪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今李特勉檀伐官樹薄示枷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疏上併釋之大用錄此知名是秋中京闕就銓得戶部主事尋乞致任去又明年北狩上疏言親君子遠小人褒忠節迎還車駕復仇雪耻數事不報公文學老成操行高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容志不可奪景泰元年卒七十七歲在告無疾而逝成化中贈禮部侍郎謚忠文

陳敬宗



公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官國子祭酒。號澹菴。居士。天順初卒。八十三。

公選庶吉士。上時試最其文行。預修永樂大

典成。授刑部主事。明習法律。練達時政。修五經

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皇帝實錄成。改翰林

侍講。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

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柏松。復獻頌。及龍馬等

賦。宣德收元。起凶艱服。修兩朝實錄。轉南京國

子司業。陞祭酒。方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

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政令整肅。公以是得

名。亦以是致怨。有訟公者。法司請逮理。周文襄

曰。盍疏申雪。即為屬草。公驚曰。得無狂君。不果

上。事竟白。公剛正清潔。抗之不亂。澄之愈清。景

泰元年。引年高居。壽八十三。

公選庶吉士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公與焉。

二十八人。有曾榮。周述。周孟蘭。陳敬宗。楊相。

劉子欽。以應二十八宿。命司禮監給紙筆。光

祿寺給朝暮縹。禮部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

居之。命解縹領其事。太宗或時至館中。程

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且

公一自  
事而終  
子師道  
亦榮矣

此公善  
定忘者



經史性  
北諸書  
大功干  
後卷

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沐浴使內  
臣隨之技射備馴從人莫不敬其榮又諭解  
籍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  
不易檢閱朕欲采各書所載物類聚之而統  
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公預修成按刑部主  
事明于公務上命公曰五經四書皆聖賢  
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  
蘊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  
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  
義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  
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  
後世○前高皇實錄以摠裁官李景隆並  
常等心術不正成于急促命公重修成以翰  
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為善陰陽錄聖德  
瑞應頌甘露再降復獻頌甘露獻龍馬諸奇  
獻麒麟獅子俱獻賦以內難起復修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轉南京國子司業陞際酒端  
方嚴毅人望之起敬禁一切浮靡澆漓之習  
太學生學有進益公以方正不諂于時官太  
學二十餘年久不調而被其容接莫不興起  
七十餘致仕

### 王直

公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壽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公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文辭追古作者召入翰  
閣書幾密文字授修撰正統十四年虜犯邊  
上駕欲親征公率廷臣諫上不從命留守加



絕虜使  
而不與  
和好不  
避駕還  
非據位  
前何

太子太保及上兵敗北轅景帝立進少傅屢  
乞遣使奉迎上皇不允且諭大臣絕虜使公  
言報使便上不悅會于謙言始釋內臣興安  
呼曰疇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眾未答  
公厲聲曰臣皆王臣惟上是使敢弗行乎安  
語塞遣李實使虜公入翰林為侍從二十餘年  
八十而謝政卒蔭子煥為翰林簡討

秘書禁中圖書也漢藏書於東觀在禁中  
至桓帝始置秘書監掌之公為

之文辭最優可比古大家留守唐制車駕  
不在京則置留守李晦為西京留守裴度留  
守東都宋紹興八年召呂頤浩為建康留守  
時英宗北轅公幾次乞遣使奉迎還帝  
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  
事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公時為吏部尚書  
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勿使有  
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  
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  
敢有議但欲答使書禮絳邊患耳於是景帝  
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而退太監典安復出  
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孰可行者孰為  
文天祥富弼其人耶公面發赤云云既而陞  
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  
右少卿克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  
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典安被



詔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遂借虜使北行去。公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之風一息。英宗復位。請老卒。

### 王英

公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入翰林。與王直入內閣。景泰元年卒。壽七十五。謚文安。忠。改文。

公在內閣書機。宜奏疏二十年。從征胡。至濶灤海。還至威虜鎮。上命碎李陵臺驛。令牌還奏。

上喜曰。秀才是十八人中讀書者耶。朕需爾

為用。正宜宣力。勿憚勞苦。公因言虜退幸勿窮

追。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贖

武爾。上駐師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

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必得其

死力。上喜。命兵部李慶給糧。乃。上晏駕。

宣帝召入便殿。諭曰。洪武中有宋濂。吳沉。朱善。

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

命入內閣。叅預中秘。正統八年。出理部事。領日



講會浙江旱命祀南鎮公至紹興應時注雨人咸喜曰侍郎雨也明年京師旱上疏乞加賑恤益修省尋請引年不久景泰元年卒公預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寬弘樂易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合云

公扈從征胡至濶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及還至威虜鎮上命碎李陵臺其臺在大同府西北五百里漢李陵陷虜被擒降之建望鄉臺也公奉命碎臺驛還報上喜謂公曰秀才曾在十八學士中讀中秘書者朕儲爾為大用正竭股肱之力不得勞苦也公且說

今虜雖退去兵法云窮寇勿追今不宜窮兵以追之防其勢窮而復來耳上咲曰朕征虜為天下國家久安長治之計汝做秀才恤民財故不欲窮兵黥武爾上師至安平鎮地方路遠勞疲軍卒紛紛出怨聲上聞怒公言此輩皆壯士衛護乘駕因跋涉之際偶露于口語皇上須赦其小過遍與之以天恩惠澤異日自收其効死之力者上回意而喜命兵部命兵部李慶給散貨糧及至上崩宣帝召入便殿諭曰洪武中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六人者俱以文學齊名于世汝英宜自勉勵命入閣預讀中秘書正統八年陞禮部領經筵日講適浙江台州寧波幾府久旱民遭疫死甚眾乃遣英齋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厲英至紹興大雨應時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



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倍祀爲御製感應記。刻石于廟。明年京都旱。上疏乞加賑恤民庶。反躬罪已等數事。自己亦以年老求致仕。不名。景泰元年卒。公入仕歷官通顯。不離朝廷。四十五年而列聖眷益不衰。此宣帝以六人齊名勉之。而公之才德能自勉也。

### 周忱

公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授利部主事。景泰年間卒。謚文襄。

公以刑部主事陞員外。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繁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公召父

老問利病興革。四年秋。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先是胡縶巡撫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安撫軍民。斟酌便宜。更定稅法。與民交貸。民甚便之。又當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業。公與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交兌。民間馬草。文武俸糧難於轉輸。公請立折銀之法。正統初。淮揚鹽課虧少。公巡視。撥剩餘末貯揚州鹽場。聽灶戶上私鹽。



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

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舉忱往任之公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之米甲於諸省及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尚書仍舊巡撫江南周忱奏定濟農之法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於是民益逃徙而租賦益虧公至問民疾苦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王子秋諸郡歲念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

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蘇州知府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愬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輿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卽輸官逃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摠收至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至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于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平江伯陳瑄也公與同謀議者公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



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淮。作下年預納秋。其未到場。聽令灶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貨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正統六年。海鹽築捍海塘。合役萬夫。經三四年。數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為患。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饋遺往往不吝。各得其懽心。江南人至今尸祝之。景泰二請老。召還京。

致仕卒。

公築海鹽縣海塘。海不為患。萬世利賴之。至上供朝廷。及修學校。先賢祠。軍需等項。下至古墓。橋梁。道路等費。俱取給餘米。得衆人之歡心。江南蘇松常浙人。至今有廟祀者。公謀慮深長。理財之法。無出其右。即王振之惡。亦敬重其才識。

况鐘

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目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永樂十三年。授吏部主事。陞郎中。宣德五年。授蘇州府知府。

永樂即位。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公為禮部



郎中薦右中允張宗璉。上語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官耶。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宣德五年，擇郡守九人，公知蘇州府，賜乘傳之任。公初至郡，佯不解事，文移行止，悉聽諸吏。吏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公召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廷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大懼，謂太守神明。公乃盡毀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

永樂初，詔五品以上在京官，得保舉賢才。公為禮部郎中，保舉詹事府屬官。右中允張宗璉可大用。上召楊士奇問曰：人都保舉未仕，或職卑者，況鍾乃保舉朕左右之官耶。即陞張宗璉大理寺丞。後宗璉為常州府同知，適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詣南直隸蘇常諸郡，都銳意得軍為功，不復顧民枉。民多受誣，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執不從。御史怒，宗璉異已，數出無禮語詬詈之。宗璉忿辭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賴宗璉以免於枉者，十有七八。宣德五年，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駟之任。初至郡，佯不解事，外為木訥，胥持又書皆不問，當否便判可弊，盡輒默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唯唯不較。既暮，一旦命左右具香燭。



案。并呼禮生諸僚屬以下亦集。公言某有朝廷勅未嘗宣。今日宣勅。既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輕誣善人。吾有彰瘴之術。然不能闡羅老子。自為剖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報來。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如是。群胥駭服。不敢辯。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膂力者四人。挈一人擲空中。擲死之。皂姑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虐威耳。高投之。立死。不死。死若狗曹。皂懼如命。立斃六人。命屠人鈎其髮。曳出肆。諸市復黜屬官貪暴者五人。懦懦者十餘人。自是吏民震慄。革心奉命。惟謹。百姓歡欣。蘇人稱之曰。

况青

天云

八年夏旱。既發預備倉糧賑農。復與周文襄公請究收糧法。繇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除正供及車船費外。盡為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皆入倉。為來年經費。本。凡馬草夏稅布絲絹帛逋負者。及雜出供費。並代以餘米。民大悅。



周忱謚文襄。時巡撫南直隸。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賑贍。乃思廣爲之備。各府秋糧常輸者。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忱與公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於此給之。既勞民。且省費六十萬。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糧長里查之多。取於額外矣。

每旱。及輒發餘米。賑活數萬人。二十餘年。積弊一旦盡除。公爲守。大約專屬豪狡。撫善良。勢家恣放犯法。立死杖下。吏民奉約束。寒士有行藝

者。時時賑贍。諸生喜。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公。請賞。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吏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正統元年。劾御史王璉罪狀。法司論逮璉。公考滿去。民萬數叩闕乞留。上陞公正三品。仍知蘇州府。七年卒。郡民立祠。公春秋祀之不替。

公爲守。誅豪強。旌良善。寒士有德行文藝者。瞻其貧窮。奏其才學。如鄒亮者。以寒士奏之。自吏部司務。陞監察御史。王璉以御史不職。劾其罪狀。法司追捕治之。公考滿。萬民往闕。



下懇留。公久任蘇州。上卽陞公正三品以榮之。仍舊蒞任蘇州府。至七年卒于任。合郡士民立祠以祀之。公剛正奇偉。繫廉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固。千夫莫回。今行秋霜。惠流時雨。一鮮見其比云。

### 王驥

公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官兵部尚書。壽八十三。贈侯。謚忠毅。公初爲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使山西。奏蠲除溝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尋改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戢姦盜。風紀振肅。宣德十年遷

耀兵選  
裔虜空  
王廷亦  
奇勛也

兵部尚書。練達兵政。得大臣體。正統二年虜寇并涼。命公西巡。與便宜勅。公至稽閱邊備。知軍合廢弛。翊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卽斬以徇。一軍震慄。簡戍兵定更番。減輸輓。虜入莊浪。公遣兵授以方畧。敗之。公又計虜若不大剪刈。無以示威。與都督任禮分道出塞。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上勞賚留兼大理寺卿還京。



公以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赦免徐溝。益池。以救民命。改副使。政化大行。遷兵部尚書。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用。指揮安敬議。逗撓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死耳。三尺法孰若死敵。貴色變。以芻糧不繼。爲解。卽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侵剋軍餉。正其罪。以振軍法。厲將士。英宗乃命王驥巡邊。整勅邊備。務便且行事。先是驥受命。馳至其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於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於魚海。而先退者誰歟。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狗於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

軍股慄。因簡閱戍兵。謹烽堠。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旣而虜酋已禿孛羅入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兵遣知院阿魯等納款於朝。驥以其州官軍冗亂。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相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疲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繇東涼州踰白鴉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



梧桐林。擒其驍將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十騎遠竄。尋死。上詔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

六年雲南麓川思任發叛。命公督諸軍征之。時方盛暑。衆難進。兵。公曰。賊毒吾民。行可緩乎。敢阻軍者斬。至金齒。部分三道。以進。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因風縱火焚賊砦。斬首五萬餘級。賊首潛遁。凱還。封靖遠伯。未幾。思任發自緬甸復

菲王公  
文武全  
才不能

及公再督大軍往取之。革麓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撫司。是年秋。西巡寧夏。其涼虜聞風。畏避。不敢近塞。苗富蠱僭稱王。公克征。蠻將軍討之。獲俘獻京師。南夷悉平。增祿百石。令世爵。公天資沉毅。識量宏偉。有文武長才。遇事剛果。誠一代偉人。

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蕢。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陞。辭。賜貴等金堯。發細。鎧。弓。矢。麟。龍。緋。衣。時大軍至



雲南賊攻大候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征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軍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為拒。驥等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上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封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璉。刑部郎楊寧。遠軍督戰有功。陞禮部右侍郎。琳。刑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不兩月。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為寇。驥又領大軍往征之。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二孽復據孟養為患。驥又提督軍務。以都督劉聚提兵。張軌。田禮為副。調率征夷兵十三萬。以行。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作浮梁渡。兵以破之。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

西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驥還。詔增祿百石。通前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合子孫世伯爵。為我明偉人。

通紀直解卷之五











